

想象中国古典 抒写人生理想

——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

李秀卿¹, 王玉萍²

(1.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2.西昌二中,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本文把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 分析了它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 指出芥川借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古典中国想象, 并不是出自对中国的好感。他只不过借此题材抒写他的人生理想而已。作品中表现出的某些心理,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总体态度。

【关键词】 芥川龙之介; 中国题材作品群; 想象; 内涵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2-0020-05

Expressing One's Life Ideal with Imagination of Ancient China

——On Akutagawa Ryunosuke's group works about China

Li Xiu-qing

(1.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2.Xichang No.2 Middle School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a detailed study of all Akutagawa Ryunosuke's group works about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his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essence of his thoughts. It suggests that in his group works his good imagination of ancient China is not to reveal his kind feeling for China, but to express his life ideal. Som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s in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general Japanese attitude toward China at that time.

Key Words: Akutagawa Ryunosuke group works about China imagination essence

一 中国题材作品群概述

芥川龙之介在他短短的十三年创作生涯中, 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留下了148篇小说、55篇小品文和66篇散文随笔以及大量书信、日记、评论、诗歌。^①其中, 有一部分是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翻案而来, 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这部分作品就是本文所指称的“中国题材作品”。而且, 本文把这部分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 称为“中国题材作品群”。

所谓“中国题材作品群”, 它首先指的是由一篇篇具体作品组成的一个统一体, 在芥川文学中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作品群主要由12篇小说、3篇童话、4篇小品文和一部10多万字的游记构成, 总数

在20篇左右(正式发表的)。另外还有散文《春夜·三》、中国旅行时吟咏洞庭湖、洛阳、汉口的几首俳句以及20多首汉诗和8篇未完成稿。本文主要结合正式发表的作品展开论述。

二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精神世界

芥川在中国题材作品群中表现了他对人性、人生的深入思考, 表达了对人间真爱的渴望, 描绘了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美好的乌托邦世界。

1、叩问人生真谛

《仙人》是芥川在失恋痛苦中创作的第一篇中国题材作品。在这篇作品中, 芥川借描述李小二贫困交加的生活之机, 对人生意义发出了质疑: 人为什么活

收稿日期: 2004-05-18

作者简介: 李秀卿(1971—), 男, 讲师,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着是痛苦的?为什么是痛苦的,却还要苦苦地活下去?这时的芥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文中发表评论说:“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李小二是一次也没有思考过。但是,他总觉得受这样的苦是不合理的。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苦,他并不明白,只是隐隐地感到憎恨。这也许是李小二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漠然反抗心理的原因吧。”^⑫其实李小二的心理也正是芥川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在作品的最后,芥川试图借道士留给李小二的四句偈语作出一种解释:人生因为有苦才知道有乐,因为有死而懂得生的不易。没有了死和苦,人生也就很无聊了。仙人不如凡人(的地方),正是他没有死和苦。

《黄粱梦》中,芥川不再抽象地思考生与死,苦与乐等问题,而是开始想真挚地活下去。在青年卢生身上,投下了芥川自己的影子,表明芥川的人生观开始发生转变。“邯郸一梦并没有动摇卢生对生活的热爱,反而使他更加燃烧起生活的热情”^⑬,这句话用到芥川身上,就是:经历了现实的诸多磨难,包括“失恋”这样的创伤之后,芥川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对未来仍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想。毕竟,在青年芥川眼中,未来终归是美好的,他坚信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正是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支撑着芥川的精神,使他坚强,使他勤奋。不过,从这些自勉式的话语中,隐约透出芥川对生活淡淡的疲惫和厌倦。

《杜子春》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不管怎么样,人只有老老实实地顺应现实,认真地活下去,才是唯一选择。这何尝不是芥川苦苦求索之后的最终收获!他已然明白,除了直面人生,别无他法。于是他打算从此以后要像他理解中的真正的人那样,正直地生活下去。然而,几年以后当他发现这种“真正的人”的“正直生活”无法被现实社会和周围的人所容纳时,他就像他的作品《英雄之器》中的项羽那样,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芥川看来,与其蝇营狗苟,不如轰轰烈烈,哪怕像“架在空中的电线上冒出的紫色火花”^⑭,稍纵即逝。这样的选择是符合芥川性格的。

2、探寻人性善恶

“恋爱事件”使芥川彻底看清了人的“自私心”和“利己性”。他对“包含在爱中的利己主义的认识变为一种自觉。他否定具有圣洁无私意味的爱情存在”^⑮。直到晚年,芥川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总决算”的时候,仍对人性深恶痛绝。他说:“我不幸对‘人性’没有跪拜的勇气。不,我屡屡对‘人性’感到轻蔑,那是事实。但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也是事实。是喜爱

吗?——比起喜爱来,或许是怜悯吧。”^⑯芥川是善良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告诫子女“要像父亲那样避免给他人以不幸”^⑰。正因为这样,他对资产阶级把“自私”作为人的个性解放的原则之一感到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他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于是在中国题材作品中,一些善良的小人物纷纷登场。

芥川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中国题材作品是《酒虫》。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末第三种答案。“酒虫既非刘之病,也非刘之福”之类的话不过是小说家惯常耍弄的一种小把戏而已。既然是芥川自己加上去的,当然是代表了芥川的观点。笔者以为,芥川是想告诉我们:人性本无所谓善恶(芥川认为,有了好恶才会产生好坏之分),就算他有多么肮脏,也不应该受外界干扰而随便丢弃。否则,随之将失去得更多,直至失去一切。联想到芥川写这篇作品时正值失恋最痛苦的时期,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这是芥川对自己在失恋中轻易作出妥协的一种反思。他对自己因软弱而轻易放弃爱情感到懊悔,并对随之而失去真诚、善良等品格感到痛心。同时,芥川以他特有的方式温和、婉转地规劝周围的人们多些宽容和善意,不要像蛮僧那样粗暴干涉别人。

《仙人》中李小二是一个忠厚老实,富于同情心的人。他看见穿着破烂道服的老道士,立刻产生了想对他说点什么的愿望。因为“像落汤鸡一样的老人的样子,让他产生了几分同情”。此时的李小二身无分文,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关怀的人。然而当他看到老道士的情形时,觉得“自己在一切方面都是生活上的优越者”。于是,给予老人无私的关怀。这种下层人民朴素的感情是多么崇高!尽管是几句安慰的话,却能给人以极大的鼓舞。李小二富于同情心,芥川显然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最后芥川让老道士重重地报答了善良的李小二,正是芥川这种愿望的表现。

《南京的基督》写南京奇望街一个私窝子因为笃信基督耶稣而使自己的性病在一夜之间奇迹般被治愈的故事。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宋金花的十五岁少女。她长相一般,夜夜在家里接客,完全是生活所迫。但是,宋金花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妓女,正如文中所说:“像金花这样温柔和气的少女,在这里是否能够找出第二个,至少是个问题”,因为“她和同行姐妹不同,从不吹牛撒谎,也不虚荣浮荡。只是每天晚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和到这间阴暗狭小的屋子里造访的各种客人取乐”。也就是说,宋金花实际上还是个不谙世事、纯真善良的少女,社会的肮脏污浊之气还

没有污染她纯洁的心灵和善良的本性。如果不是无以为生,她该是一位多么清纯的姑娘!更为难得的是她的“孝心”;要是偶尔得到客人比事先讲好的价钱稍多的钱,她便会高高兴兴地让爹爹喝一杯老酒,满足一下他那点嗜好。在不幸患上了性病后,她不是按照同行姐妹教她的方法把病传给客人,而是拒绝客人的要求。遇到被客人纠缠时,她就干脆把她的病症拿给客人看。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勇气,不知要比那些满肚子是自私、虚伪、卑鄙的绅士淑女们高尚多少倍!

在讴歌人性之善的同时,芥川也有揭露人类自私、狡诈和残忍的作品。《母》是芥川中国之行后的第一篇以现实中国为舞台的作品。作者把如椽之笔指向了女性,发掘蕴含于母爱中的自私性和残忍性。作品一反一般母性是歌颂对象的处理方法,敏锐地抓住存在于母爱中的自私和冷酷进行淋漓尽致地揭露,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仙人》(童话)、《马脚》、《将军》同属这类作品。《仙人》中医生的老婆公开宣称在艰辛的世道中如果还保持正统的话,恐怕连饭都没有吃的。《将军》中的N将军看见中国男子即将被处死,还大喊“杀呀杀呀”、“好啊好啊”,暴露出人性凶残残暴的兽性一面。《马脚》中的忍野半三郎,因为被换成了一双马脚而备受周围人的非议和歧视,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反映出人情的凄凉和冷漠。

3、呼唤人间真爱

“爱”是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群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亲情和爱情尤为芥川所关注。这和他的身世与经历有关。

(1) 呼唤母爱亲情 芥川出生九个月,母亲就疯了。芥川几乎从未感受过“像母亲那样的爱”,在他记忆中;“母爱”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从记事起,他“一直在对母亲的精神依恋中度日”^⑧。他只有通过想象来获得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杜子春》被誉为是“充满真爱的作品”^⑨。其主人公杜子春原是洛阳富豪之子,曾经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后来经过三起三落,对人间的爱失去了信心。但是,在地狱里听到日夜思念的母亲的声音时,忍不住泪如雨下,跌跌撞撞扑向老马,抱着半死的马的脖子,大声叫道:“妈妈……!”这是何等感人的场面!不管什么人,看到这儿都不会不为之动容吧?这一声“妈妈”被认为是芥川发自内心的呼唤:“芥川一生中未能叫一声‘妈妈’,所以在童话里让杜子春这样叫了。”^⑩日本学者这样说。另一

位中国学者则说得更清楚:“《杜子春》让母亲出场的处理,其实是作家在渲泻自己对母亲的恋情,表达自己未能实现的宿愿。”^⑪看来,芥川确实是把自己近三十年来一直压在心底的对母亲的爱全部融汇在了这一声深情呼唤之中。杜子春最后当然没有成仙。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母爱的崇高……使杜子春的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⑫,在温暖而崇高的母爱关怀之下,他恢复了对人间情爱的信心,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芥川对人间这种母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此外,芥川笔下的铁冠子是一位引导杜子春认识现实、热爱生活的慈善长者。对杜子春的失约,他非但不责骂,反而激励说:“如果当时你还不出声,那么我就会立即取你性命”。他是一位宣扬人间真爱的令人尊敬的老者。

与此相似《奇遇》中女子的父母也扮演了慈爱长者的形象。他们明知女儿和女婿的话是编造出来的,却对他俩的表演给予默契配合。他们胸襟是多么宽广,这使我们不禁想到芥川自己的恋爱,想到芥川的养父母,想到他的姑姑。在那场恋爱风波中,他们全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正是他们的自私,断送了他们养子的幸福!两相比较,芥川是不幸的。如此说来,芥川写这样一篇作品也不是没有所指的。

上述作品突出了母爱亲情的伟大力量,洋溢着人性的温情和关爱。

(2) 歌颂纯真爱情 现实中的芥川对爱情缺少勇气和毅力,一遇到阻力就退却。可能是对自己这种性格的不满和反叛吧,芥川中国题材的爱情小说中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都对爱情充满了执着和坚贞。

《奇怪的再会》是一篇写实性的作品,写在日清战争中一名叫阿莲的中国少女(本名孟惠莲)被一个日本军官带回日本做妾,因长期孤独和日夜思念情人而最终精神崩溃,住进精神病院的故事。尽管在日本有房子,有佣人,衣食不愁,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阿莲对中国情人的思念。这不能不令人对这位不幸的少女肃然起敬。阿莲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芥川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与悲剧气味浓厚的上述作品相比《奇遇》则是一出轻松有趣的爱情轻喜剧。作品讲述一对暗中相恋的小青年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巧妙”地演了一场戏,终成眷属。作品热情歌颂了“纯真的爱情”,赞美了“真爱”的伟大力量:一个原本沉湎酒色、五毒俱全的纨绔子弟,在“纯真爱情”的感召下,毅然抛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整个人的生活态度都发生了彻底地

改变。真爱的力量竟有如此之大！

4. 渴求美好生活

芥川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过上一种丰衣足食、悠然闲适的田园生活。《野人生计事》第一节“清闲”中,一开头便引用了唐末诗人李九龄的一首诗:

乱山堆里结茅庐,已共红尘迹渐疏。

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⑬

诗中描绘了诗人悠然自得的山林隐居生活。芥川在这首诗的后面接着说:“的确,李九龄在享受着‘窗前流水’和‘枕前书’的悠闲,这点是我非常羡慕的。这使我想到了,我等为了糊口,终年处在匆忙的卖文生涯中。傍晚又写了两个小时左右的稿子,好容易想这下可以躺在地板上歇会儿了吧。马上又收到了电报。社命,要我给《每星期日》写随笔的电报。”显然,芥川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感到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据芥川的好友永见德太郎(别号夏汀)回忆,有一次他到田端的澄江堂拜访芥川,说想转居东京,芥川氏便说“我却是想隐居到乡下去……”^⑭可见,芥川确实是非常向往古人的这种隐居生活的。在《中国游记》中,芥川同样表露出了对大清遗臣郑孝胥和宋朝隐士林逋^⑮隐逸生活的羡慕之情^⑯。芥川不厌其烦地反复诉说对古代隐士生活的向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记录过他写作时的情景:“似乎天下极为太平。但是我现在是在床上,正在发着高烧,脑袋当然是昏昏沉沉的,喉咙也痛着,真没有办法。可是我的枕边放着两份电报,内容都差不多,总之是催稿的。”^⑰后面又说:“我写到这里之后真想把笔扔掉。头昏脑胀,毕竟再写一张稿纸的勇气都没有了。后面的等明天——不,连写这句话都感到费力。得了肺炎的日子,真是难熬。”^⑱如此看来,芥川对自己无休无止的卖文生活感到厌倦,对古代隐逸文人感到羡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酒虫》、《秋山图》、《奇遇》、《杜子春》等作品里,我们同样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这种希望。可惜社会发展到了芥川所处的时代,产生这种田园生活的社会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这就注定了它只能一辈子存在于芥川的想象之中。

5. 描绘理想社会

1924年4月发表的《第四个丈夫》为我们描绘了拉萨世外桃源般的社会生活。这里的和平宁静、民风淳朴、自由自在。芥川写道:“拉萨市民的懒惰肯定是天国的一道壮丽风景线。我和妻子坐在铺着麦秆的

门口,抱着膝盖静静地享受着午眠的快乐。不只我们这样,不管哪家门口都坐着两三个这样烤着太阳的人”。这样的生活令芥川感慨万千,他说:“这样充满和平的景象,在世界各地是见不到的。”同时,这里仍遗留着一妻多夫制。芥川这样描绘这种婚姻关系:“我和另外三个男子共同拥有一个妻子,一点也不感到不方便。其它三个人也一样。妻子也平等地爱着四个丈夫。”一个一妻多夫制的家庭能平静地维持,而且每个成员能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相互提防,坦诚相待,可见民风之淳朴。他们的妻子达阿瓦在这种合乎拉萨伦理道德习惯的一妻多夫制下,被当成是“女菩萨”、“莲花夫人”,理所当然比同时被三个男人占有的日本艺妓要圣洁得多。另外,与现实社会处处充满虚伪欺诈相对,拉萨是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有一次,达阿瓦和商人(另一个丈夫)的助手合起伙来欺骗“我们”,结果商人的助手被削掉了鼻子,达阿瓦则幸免于难。这种惩戒与宽容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商人的助手感动得连声说“谢谢”,达阿瓦则从此更爱“我们”。这种用近乎原始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也可以算是拉萨的一大特色。文章最后是“我”在达阿瓦的带领下正在外面悠然自得地散步。而此时的拉萨,家家的院子里都盛开着美丽的桃花。

我们看到,芥川描绘的拉萨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动荡、和平宁静的社会。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仇恨,甚至也没有国家机器。人与人之间完全靠道德的力量协调和维持。尽管如此,整个社会秩序却井井有条,人们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这实在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芥川这样描写,显然是把拉萨当成了“憧憬之国、理想之乡、世外桃源”^⑲。

三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思想内涵

在上述一系列作品中,芥川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善良朴实、敢爱敢恨的普通中国人形象,对古代中国文人生活表示了羡慕和向往之情,甚至把拉萨当成他的理想社会加以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敬和热爱。但是,这并不表明芥川对中国,特别是对现代中国怀有好感。他只不过是借这些中国题材作品表达他的思想而已。事实上,他对中国抱有很深的偏见。这点在上述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尤其是在以近现代中国为背景的几个作品中特别突出。如《奇怪的再会》中对阿莲的中国情人“金”吸食鸦片

的细节描写《第四个丈夫》中对拉萨原始、封闭、落后的描写《将军》中对两个麻木不仁的中国男子的描写《湖南之扇》中对玉兰尝情人的人血饼干的描写《掉头故事》中对无赖何小二的描写等等。这些形象的描写和情节的设置，歪曲了近现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他采用了嘲笑和鄙视的语气，充分反映出芥川对近现代中国的蔑视。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心理，不只是芥川一个人具有，也不只是一时才有。它是日本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国民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是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时代的古典文化（包括文学），曾经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优势文化。这种文化几乎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每个领域，给日本文化以深刻影响。因此，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恩惠的日本人对此文化怀有一种崇敬乃至自豪的心理。及至芥川时代，这种心理仍然存在，汉学依然被视作文人学子必备的修养之一而牢固地存在于近代日本文学家们的教养根基之中，或多或少具有汉文学素养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芥川自己就曾说过：“（读汉诗文）我想是有益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使用着汉字，即使汉字变成了罗马字，但从遥远的古代积累下来的中国语流的表现方式也仍将留在日语当中。因此，我认为读汉诗文对鉴赏过去的日本文学有益，对创造今天的日本

文学仍然有益。”^⑩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通过学习西方，变革社会，使自己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强国之路。而此时的中国还紧锁古老大门，闭眼做着老大帝国的梦。日清战争（1894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的大获全胜，使日本倍感自己的强大和中国的软弱与落后。于是，一种民族优越感油然而生。随之对现代中国一切方面的轻蔑、歧视乃至敌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心理，中国变得遥远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芥川们不可能不深受影响。因为“日本近代作家的中国文化教养主要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多是理念的，是从书本中得来的。他们在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文化。于是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一一种断裂的态势。因此，当他们一旦接触中国现实，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都会与过去头脑中的中国文化沉积所形成的中国文化观形成一种分离，这种失落感，自然会使他们产生片面的认识。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芥川龙之介身上，在其它日本近代作家身上，亦有不同程度的表现。”^⑪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这种态度是成长在明治时期、活跃于大正文坛的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只不过，由于芥川所处的特殊的家庭环境以及他独特的经历，使他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突出而已。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 对于芥川作品数量，目前说法不一。除本文所引说法之外，尚有叶渭渠先生166篇之说（参见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代总序）〔M〕中国世界语出版社98.8）。另据日本学者宫阪觉统计，则有157篇小说（参见《芥川龙之介 全小说要览》《国文学》96年4月号）。但多数人持前说，本文从多数人之说。

②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1卷，第188页

③ 王晓平著·佛典·志怪·物语〔M〕，江西人民出版社90.7，第383页

④ 某傻子的一生〔M〕，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9卷，第315页

⑤ 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M〕，新潮社，昭和33年1月，第56页

⑥ 侏儒的话·人性〔M〕，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7卷，第402-403页

⑦ 给子女的遗书〔M〕，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12卷本，第12卷，第426页

⑧ 伯仲论芥川龙之介的儿童文学创作〔J〕，日本学论坛99年第3期，第54页

⑨ 关口安义著·芥川龙之介和儿童文学〔M〕，久山社00.1，第76页

⑩ 松村定孝·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关于泉镜花与芥川龙之介〔J〕，陈子彬译，承德师专学报88年第2期，第46页

⑪ 伯仲论芥川龙之介的儿童文学创作〔J〕，日本学论坛99年第3期，第54页

⑫ 王晓平著·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湖南文艺出版社87.12，第352页

⑬ 此诗收在全唐诗〔M〕，卷七三〇

⑭ 永见德太郎·芥川龙之介与河童〔J〕，转引自日本文学丛刊52河童〔M〕，黎烈文等编著，不见出版社和出版日期。

⑮ 林逋（957-1028），字复君，宋诗人。结庐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不娶无子，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下转39页）

延扩张。大搞重复建设和政绩工程,这种增长模式不仅代价很高,效益很差,得不偿失,而且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对立,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而且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借以产生的经济基础。走出一条低能低耗高产出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途径。

三、深化改革,做好政府职能定位的调整。按照《决定》的要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定位三个方面:首先,要承担起实现,充分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发展教育,保护弱势群体和健全社会保障的责任;其次,要为建立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提供法律依据,并严格执法,实现保护产权、经济自由、等价交换的公平竞争。第三是根据经济运行的态势,制定和实施必要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职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职能主要

是,弥补市场的缺陷,纠正和消除市场竞争带来的消极后果。解决市场主体和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除了管理必要的国有经济和提供公共产品以外,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一件事情,是由企业办、民间组织办、还是由政府办,完全是由投入产出规律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规律决定的。政府一定不要越俎代庖。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政府的职能地位是同国有经济的定位相联系的。如果国家垄断不了应当垄断的大量资源和经济活动,事无巨细的审批就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国家力图通过投资和经营直接以利润的形式取得财政收入,政府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就会成为排斥市场机制的力量,就会忽视其他本来应当由政府来做的事情,甚至推卸社会责任。鉴于目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合理的状况,必须重新定位,落实以人为本,才能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
- [2]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体制保证[N].
- [3]求是(2003年12期)
- [4]瞭望(2004年1、2、3期)



(上接24页)

- ①⑥ 上海游记 郑孝胥氏[M],江南游记 西湖(六)A,参见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5卷,第33页、第222页
- ①⑦ 江南游记·西湖(五)A,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5卷,第218-219页
- ①⑧ 江南游记·西湖(五)A,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5卷,第220页
- ①⑨ 菊地弘·久保田芳太郎·关口安义编.芥川龙之介事典[M],明治书院1985年,第309页
- ②⑩ 汉文汉诗的趣味,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4卷,第297页
- ②⑪ 孟庆枢.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96年第1期,第73页